



扫二维码，  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邮箱：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：(010) 88051377

## 荆州，一群从不“大意”的“国宝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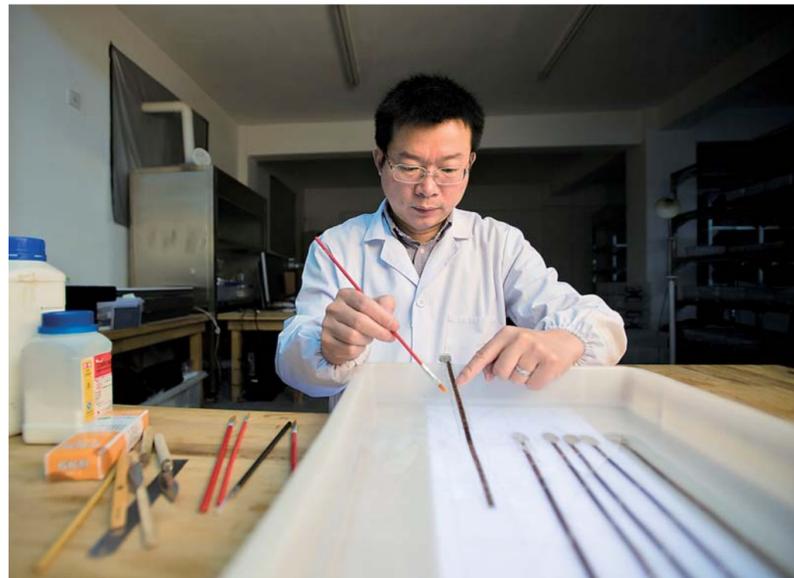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要对文物负责，对历史负责。”说到文物修复能达到的效果，一直笑呵呵的吴顺清脸色变得特别凝重。他说，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谨慎。“就像这件锦袍，我现在考虑的，不仅仅是修复到能展出的水平，而是怎样才能让它在后世长长久久保存下去”



▲ 扫左侧二维码看 2000 年前的“情书”是啥样



▲ 1月9日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用毛笔对丝绸文物进行蘸洗。



▲ 3月18日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对简牍进行清洗。 摄影：熊琦

本报记者钱彤、朱华颖、皮曙初

楚国，都城皆称为郢。作为曾经的郢都之一，现在湖北荆州的广为人们所知，却是源于从三国时代流传至今的一句成语：“大意失荆州”。

在这个以“大意”闻名的古城中，却有一群从不“大意”的人，他们每天过眼经手的是无价的文物。

一部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纪录片带火了文保人。这个特殊的群体，日常工作就是穿越历史的重重帷幕，化腐朽为惊艳。

在荆州，这些从不“大意”的人，正是这样一群能“化腐朽为惊艳”的文保人。他们，也是籍籍无名的“国宝”。

### “土匪”吴顺清的“嘴”

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吴顺清年轻气盛、干劲十足，在艰苦的考古发掘现场叱咤指挥，被老一代考古工作者戏称为“土匪”。

现在文保中心的年轻人不敢这么叫他，用了个网上流行的称呼：段子手。

一个团队，领军人物是什么样，团队就是什么样。就像《亮剑》中的李云龙。

荆州文物保护中心，是国家文物局首批三大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之一，迄今已修复长沙马王堆汉墓、北京老山汉墓、北京金陵王墓等全国各地出土木漆器类文物 6000 余件，纺织品 500 多件。修复饱水竹木简牍约 12 万枚，占目前全国已出土竹木简牍 70% 以上。

文保中心之所以在全国文保界那么有名，离不开领军人的吴顺清。

年近古稀，吴顺清有个全国文保界都知道——他自己也常来自嘲的不雅绰号——土匪。这个绰号的由来，源自于上世纪 70 年代，当时在荆州纪南城遗址展开一场国家级“考古大会战”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吴顺清年轻气盛、干劲十足，在艰苦的考古发掘现场叱咤指挥，被老一代考古工作者戏称为“土匪”。

现在文保中心的年轻人不敢这么叫他，用了个网上流行的称呼：段子手。

一年中，救火一样奔波在全国各地，能请动吴顺清，或者需要劳他大驾的，都是难题。但只要一回到中心，修复室里就会充满着笑声。

文博工作特别艰苦，常常在考古工地搭个棚子，一住就是几个月。“到了冬天，有时一觉醒来，被子上面都是雪。”说起这些苦，吴顺清总是乐，“干了一天活，晚上没事我们就在一起喝酒，讲笑话”。

“段子手”就这样在荒山野外的古墓旁炼成了。

吴顺清常讲不衰的经典段子，就是自己如何“误打误撞”进入文保行业。1973 年，从武汉大学化学系高分子专业毕业，吴顺清专业对口被分配到荆州市燃气局，到那里报到时他却惊讶地发现，自己被通知到荆州博物馆上班。

“我一个学化学的，到博物馆干什么？”吴顺清性格本来就挺冲，不能搞自己的专业让他大为不满，闹起了情绪。他说：“我非常不愿意来，赌了三天气。后来听说不服从分配就要回学校，没办法只

好到博物馆报到。”

“如果 15 号之前报到，能领到一个月工资，结果我 16 号上午报到。”每次说到这里，吴顺清都哈哈大笑，“就差半天啊，少了半个月的工资！”

专业不对口、少领半个月工资，吴顺清颇为郁闷地进入文保行业。万没想到，前方等着他的，是一个大大的惊喜。

当年国家文物局征集一批珍贵文物出国展览，荆州博物馆挑选了几件春秋战国时期的漆木耳杯送展，但这些珍贵的文物竟然落选，原因是没有经过脱水处理，不具备展出条件。痛定思痛，博物馆下决心成立自己的实验室，吴顺清阴差阳错成了被招募的“第一人”。

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在考古行当学以致用，吴顺清激动不已，从此一头扎进技术研发当中，乐此不疲。野外工作的辛苦、实验条件的简陋、文物修复的寂寞，对他而言都不值一提，全是可以用来做“段子”背景料的。

说起当年事，他给自己勾勒了一个专家型的“土匪形象”：在考古工地，留着半长发，戴着墨镜，穿着八十年代流行的喇叭裤，没日没夜扑在各种出土文物的抢救中。

工作中的吴顺清确实“匪气”十足。在考古发掘现场，他冲在前面，谁消极怠工、谁不严谨就和谁吵架；在实验室里，没有条件强行创造条件，什么困难都得“靠边站”。

当年国家物质贫乏、财力有限，实验室连个冰柜都没有，他把自家好不容易攒钱买的第一个冰箱拿来存放各种实验制剂，他带领的团队还一度挤在他家办公、做实验。

这个舍我其谁的工作狂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全国顶尖、世界领先的修复技术，把一件又一件出土后脆弱不堪的漆木器、纺织品，从糟朽腐烂、灰飞烟灭的边缘拯救回来，重现千年前的绝美。

现在的吴顺清，依然保留着充满艺术气质的发型，保留着随时幽自己一默的习惯。他去国家文物局以及各地文物单位，“刷脸”就行，听见他爽朗的笑声，老朋友们就知道，“土匪”来了。

作为开创者和奠基人，吴顺清鲜明的个人风格已经成为整个荆州文保中心的风格，并逐渐内化成一种传统。一走进文保中心，各种对文物修复工作者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就立刻被颠覆。这里的年轻人留着帅气的发型，戴着时髦的耳机，却统一穿着灰蓝的工作服，一坐就是一天，安静无声地修复着残缺的古董。这里的长者，看起来不苟言笑，专心致志埋头在修复中，但一到下班，立马变身“段子手”，他们一脸严肃互相“谴责”的话，能让旁人听了大笑不止。

记者采访中，难得遇到吴老不被外地“抢走”，整整一个星期亲自泡在修复室指挥。因为国宝中的国宝——马山一号墓锦袍被送来进一步加固修复。这件著名的锦袍出土之后被小心冷藏 35 年，此次冷藏室的墙都被凿开了，才能保证一点不折叠地运出来。

有吴顺清坐镇，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“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”。在这样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面前，他们既用丰富老道的经验按部就班、从容不迫地进行加固，又针对具体情况不断变化、创新修复手段。即便是用来修补锦袍缺失部分的一小块纺织品该如何染色，他们也反复商量、试验了很久。

“用红茶试试。”吴顺清派工作人员去买红茶，他认为即便是修补部分的染色，也应该尽量不用化学制剂，以免间接影响到文物本身。买来的红茶经过调试不合适，吴顺清又让去换普洱茶。为了红茶开封后能不能退换的问题，大家还笑谈了一下。

“我们要对文物负责，对历史负责。”说到文物修复能达到的效果，一直笑呵呵的吴顺清脸色变得特别凝重。他说，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修

复的文物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谨慎。“就像这件锦袍，我现在考虑的，不仅仅是修复到能展出的水平，而是怎样才能让它在后世长长久久保存下去。”

### 让文物焕彩重生的手

在漆木器修复室，年过六旬的杜道子正屏住呼吸，用尖细的毛笔蘸上朱漆，在一个大号耳杯上描画红色的线条，长长、细细的曲线，一气呵成。

与古香古色的荆州博物馆一墙之隔，有一栋朴素灰色的建筑，白天这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办公楼。只有到了晚上五点震耳的铃声响起，所有人必须离开，铁门关上，铁锁落下，几十条凶悍的大狼狗被放进院子巡逻，这里才显露出它的不同寻常。

这就是荆州文保中心多年来的办公地点。走进中心，随处可见都是“国宝”：迎面而来的是国宝级大师，楼道里刚刚运来还未拆封的，是国宝级文物。堆成小山一样的纯净水，都是用来浸泡保存这些国宝文物的。

在漆木器修复室，年过六旬的杜道子正屏住呼吸，用尖细的毛笔蘸上朱漆，在一个大号耳杯上描画红色的线条，长长、细细的曲线，一气呵成。这是一双看起来很普通的手，但只要一握笔，就显得特别稳，姿势特别专业。

杜道子，是文保中心“一宝”。他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楚式漆器修复技艺”这一绝活的传承人。荆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、2300 多年前的大型宫廷漆木乐器“虎座鸟架鼓”就是杜道子参与修复的。

在他的工作台和旁边的架子上，到处放着动辄一两千年的漆木器。对其中任何一件的修复，都要花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。

文物修复靠的就是功夫，各种耗时费日的功夫。就漆木器而言，送来之后首先要画出等比例图，图上细微的花纹都要丝毫不差，仅这个过程，有时就要十天半个月。

然后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脱水、定型。比如修复室角落里放着的一尊全国最大的镇墓兽，已经修复将近 15 年，还在进行脱水加固。杜道子每天都要围着它转转，观察、记录其稳定性。

漆木器修复中心主任吴昊介绍说，这尊镇墓兽的修复时间远远超出立项时的预计，当年接手的专家都已经退休了。“但标准不能降低，我们会一直修到满意的程度为止。”

脱水定型之后考验的就是工艺了。杜道子对工艺的要求近乎“严苛”。他说：“在彩绘的时候，必须屏住气，心情要平静，呼气和吸气如果不均匀的话，线条就拉得不流畅，粗细会不一致。”

杜道子说的云淡风轻，但实际上，彩绘时一画就是一天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要一整天都在“屏住气”的状态。

正如一个小小的耳杯要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才能成为国宝一样，国宝级的大师，也是岁月淬炼而成的。从事竹木漆器文物修复工作已经 30 载的杜道子，对于“岁月的打磨”感受尤深。

“我当学徒的时候，师傅要求点线面都要画得好。我每天要临摹 20 个小时左右。”杜道子说，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练习，达到一定的年限，才谈得上什么样的笔，用什么样的漆，能画多长的线。“没有一二十年绘画功底的话，一笔是画不成

的。”

此外，还要长期学习文化史。他说，纹饰和造型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中的文化，这也需要长时间了解和学习，才能理解其中的内涵，比如它来源于什么时代，当时的人为什么喜欢这种造型，不同场合、不同人群为什么用不同的纹饰。“这都需要时间长，才理得顺。”

工艺的传承更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。杜道子带了几个“80 后”徒弟，向他们传授这门技艺。他的儿子杜可竹从美术学院毕业后，也进了文保中心跟着父亲学艺。

杜道子说，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徒弟们描线条都只能凑笔，一笔一笔凑起来。漆木器的修复工艺非常强调个人的感受，必须长期训练，亲力亲为，手上才能慢慢找到准确的感觉。

杜道子认为文物修复是一门“活的艺术”，琢磨久了，手里的竹木漆器间也像有了对话，通过不同的漆面、纹理，就能琢磨出这件文物在千年前的用途和使用环境。“看到一件件文物在自己手里重生，觉得很荣幸。”

已经不知有多少“凋零”的漆木器在荆州文保中心焕彩重生。杜道子最得意的作品，是一件极为罕见的“漆扇”：一面是平面画，另一面是凹凸有致的立体画，漆面 4 毫米厚。这件绝世珍品送来时，已看不出扇子的模样，只剩下一片片的漆皮。

为了修复这把漆扇，杜道子先是花了很多时间把图案的含义一点点弄懂，将缺失的部分准确补画出来，然后花了大量时间精描细绘、精雕细刻，最终还原了它的惊艳模样。

还曾有一件漆罐，送来时是这样的：脱落的漆皮、玛瑙、水晶和玉片，零件一样装在塑料袋里。根据漆罐刚刚出土时保存下来的照片，专家们齐心协力，最终复原成这样：水晶的罐口和底座，中间一道金箍，玛瑙、玉片镶嵌在罐身——工艺精美到令人叹赏。这件漆罐修复的结果让报送单位非常满意，展出后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。

“文物是病人，我们就是医生，我们要回应病人的期盼。”吴顺清说，“每当完成一件珍贵文物的保护修复，让死的文物活起来，都会感觉特别欣慰。”

### 他们，从不“大意”的心

方北松最为骄傲的是，“做了这么多年简牍没有一枚毁掉，没有一枚遗失，经过保护的竹简迄今都保存很好”

在荆州文保中心采访，会时不时地被出土文物的糟朽程度震惊，但更令人震惊的，则是文保中心各位专家对文物的从不“大意”、毫厘必究。

比如眼前这盆清水中，浸泡着几乎成渣的一把碎片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记者惊讶地问。

“竹简。”文保中心简牍项目经理史少华说，“这批竹简是在建筑施工发现墓葬后出土的，其中有两三根在出土前被施工机器震碎了。”

“这也修复吗？”记者再问。

“对，先要拼起来。”

“要拼多久？”

“很快。”史少华轻轻描淡写地说，“也就半个月吧。”

在荆州文保中心，这种一个碎片都不能少，一根线头都不能少，一块漆片都不能少的观念，大家全都司空见惯、习以为常。精细入微、毫厘不差，已经不是准则，而是习惯。

“我们中心这些年修复这种碎成渣的竹简大约上千件吧。”荆州文保中心主任方北松说。

方北松是荆州文保中心新一代领军人物，和他的导师吴顺清一样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，一样酒量很好、爱开玩笑。在实验室里，他向记者展示了竹简修复的第一道工序：将刚出土的竹简放进连二亚硫酸钠溶液中，原本黑乎乎看不出是何物的竹条，逐渐显现出清晰的字迹。

“当竹简的颜色恢复，黄黄一面像春笋一样鲜艳，靛青一面像新砍的竹子一样光亮，上面的字迹清晰出现，效果之好自己都吓了一跳。”说起当年第一次试验成功，看到竹简原本模样的情景，方北松依然十分激动。

简牍，被誉为学术价值最高的文物。一听说哪里简牍出土，学者们就蜂拥而至。

作为有机物，简牍埋在地下一般都会腐烂，所以在北方的古墓中很难发现。之所以在长江流域大量保存下来，是因为这里地下水位高且水质偏碱性，简牍得以泡在水中保存千年。

以前并无楚简现世，大量楚简都在近几十年出土，这是历史的机缘。我们有幸，能够在今天直接看到千年前古籍原貌。更有幸的是，我们生逢一个重视文保的时代，生逢一批为了文保勇于奉献的人。

为了这些祖先直接留给当世的珍贵文化遗产，方北松几乎放弃了自己的生活，他全身心扑在简牍修复上。

为“抢救”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一批三国吴简和湘西里耶出土的一批秦简，方北松曾 9 年时间扑在长沙，每年只有 20 多天能够回到荆州。9 年中，他与 20 多个工作人员一起，每天从早上 6 点工作到晚 6 点，中午就简单吃个盒饭或者简餐，没有午休，也没有节假日，最终整理出有字竹简 7.6 万多枚。

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，出土后的竹简如果不经过脱水程序，就会卷曲、断裂，毁于一旦。而脱水，不是自然干燥，而是要想办法把竹简中的水分子置换出来。这是技术活，也是耐心活。

“走马楼出土的这批三国吴简平均相对含水率达 471%，修复难度大，仅清洗这个程序，就由 6 个工作人员清洗了 6 年多。”方北松说，“负责清洗这道工序的是 6 个小姑娘，她们从十八九岁一直清洗到二十五岁。这真是一个漫长而枯燥的过程。”

虔诚对待每个工序，严谨对待每个细节，一丝一毫不敢“大意”，已经成为荆州文保中心的价值观。秉持这样的价值观，荆州文保中心成就斐然。

方北松最为骄傲的是，“做了这么多年简牍没有一枚毁掉，没有一枚遗失，经过保护的竹简迄今都保存很好”。

从一枚枚修复好的简牍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是何等的鲜活：有类似于“鸡兔同笼”的算术题，有官员升迁的严苛条件和程序，有整个社会的制度架构，有追缴被打劫钱款的详细办案过程，有肚子疼、牙疼时的治疗方法，还有各种巫术教程，以及墓中随葬品的详细清单。

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超级敬业的长官，因为下级官员向政府贷黄金买种子，一直没有还钱，他至死不忘，将贷款详细情况记在简牍上，带到墓中，仿佛在地下也要牢记催还政府贷款。

这些早已湮没、鲜活生动的历史场景，就在一枚枚竹简中，浮雕一样清晰重现……